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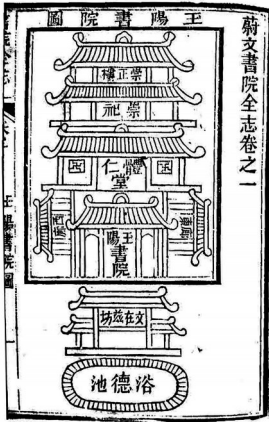
## 蔚文书院：延绵不断三百年

◀上接 B02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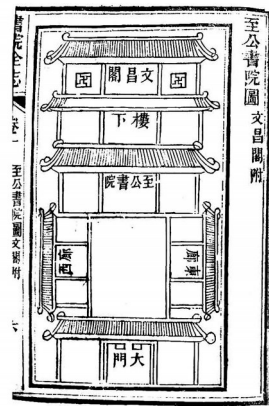


蔚文书院后院是个三合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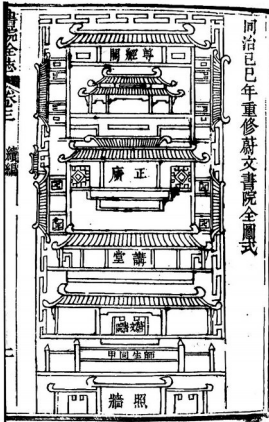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

玉阳书院平面图。  
(《蔚文书院全志》插图)



迁入城内的至公书院平面图。  
(《蔚文书院全志》插图)



1869年，蔚文书院扩建为海南历史上唯一的五进式书院。(《蔚文书院全志》插图)

### 至公书院 | 迁入城中

进入清代，朝廷最初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，直到康熙时期，各地才开始新建和修复书院。

各种《文昌县志》的记载显示：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年），文昌知县何斌奉朝廷之命，在文昌阁内设立义学。20年后，乡绅云在青捐资迁建文昌阁，同时将玉阳书院迁建于文昌城内，也就是现在的位置。

到了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，知县梁继世将义学和书院合二为一，并更名为“至公书院”。

与清代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书院一样，这家书院已不再以讲学为主，而是组织学子专习举业，以考取功名，失去了原有的办学特色，几乎与官学和科举制度融为一体了。

记者近日寻访海南书院旧址时，一度想重上玉阳山，一探玉阳书院遗迹，于是跟文昌市博物馆馆长黄志健联系，得知他2011年就去找过，当时还遇见了一位102岁的郑姓老人，老人说没有见过书院遗址，黄志健也找不到任何遗物，只好悻悻而归。

### 蔚文书院 | 五进式书院

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，广东学政姚文田视学粤东，来到文昌。此时，书院迁入城中已近百年，部分建筑坍塌，官方将书院改建在学宫的遗址上。

据咸丰《文昌县志》记载，当时的建筑格局为“讲堂三间，堂下左右翼两廊，前为大门三间，大门下左右两廊，竖师生同甲坊于大门前廊下正中。又前为照壁，砌杏坛篆字碑于墙中。嘉庆九年平基时，得南开路门，通于崇儒门。讲堂后为堂三间，后堂下左右翼两廊，后堂之后为尊经阁，厨房在讲堂之两旁。”

书院面貌焕然一新之后，有远见的人都预测将来会“人文蔚起”，因此改名为“蔚文书院”。据《海南古代书院》一书介绍，书院保持了大多数书院的建筑特点，具有祠堂和庙宇的特点，其院舍形式为四进式，中轴建筑共4座，面南背北依次为大门、体仁堂、崇祀

堂和崇正楼。

不断再版的《蔚文书院全志》还记述，后来在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蔚文书院又增建一座正厅，院舍扩建成五进式。蔚文书院因此成为海南历史上唯一的五进式书院。

胡素萍教授认为，与海南的其他书院相比，蔚文书院有三个特点：一是书院历史延续不断，历经明清两代风风雨雨，是书院中的佼佼者；二是师资力量强，王弘海、许子伟等海南名师曾在此讲学；三是建制完备，具有中原地区书院的共同特征，在古代海南书院中一枝独秀，对儒学、理学在海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20世纪初，所有的书院都改为新式学堂，蔚文书院走过300余年之后，终于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。

【特别鸣谢：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为本文写作提供参考资料。】

## 文昌史上“第一循良”县令贺沚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1594年至1599年，江西人贺沚在文昌当了6年知县，不但创建了玉阳书院，振兴了当地教育事业，还做了大量利县利民的实事、好事，淳化了民风，连牢狱里都长了苔藓。据清康熙《文昌县志》记载，文昌因此有了“海外邹鲁”的美誉，而贺沚也颇受后世好评——“盖邑之第一循良也”，是有史以来口碑最好的县令。文昌父老对贺沚的感念，以及他对文昌的情感，延续到他离任之时，甚至是致仕之后。

诚然，县志和府志对贺沚的记述都很简略，只言片语，难以窥见全貌。好在同时期的定安进士、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和琼山进士、海瑞学生许子伟，都跟贺沚有过交往，并留下几篇文章，藉此可以得知贺沚的行略和性情。

让我们借着王弘海的《贺令君生祠碑》一文，将历史回放放到1599年，贺沚被提升为苏州同知，离开文昌的那一刻。当时，文昌县的男女老少上千人，啼哭着将贺沚送到郊外，由于人多，导致交通拥堵，马车无法行驶，贺沚下车来慰劳一番，与众人一起涕泣，人人都泪湿衣襟，文昌的父老子弟还是舍不得他离开，竟然跟在车后，“复驰二百余里”，来到海口港边阔别贺沚，相互拥抱涕泣。他上船后，文昌士民一直目送，仍是不愿贺沚离去，“自是以来，未之前闻也”。

依据王弘海的文字，贺沚除了创办玉阳书院，至少还为文昌做了10件事。

贺沚到任次日，就发文告禁止“淫祀”，反对民间迷信活动，“于是庶士踰跪，庶民愿廩，谓神君在，毋及丹书”。

对于长年暴征民田赋税

的机构，贺沚则罢黜乡里的小官小吏，至于征运的吏员也全部革除，由民众自行输送，以免官吏长期侵害老百姓的利益。

听辨诉讼，贺沚则弄清双方事实，谨慎判断真伪，更不让犯事者以钱财赎罪，逍遙法外，玷污了司法的公正。王弘海认为，贺沚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了其“廉”的一面。

此前文昌民风慵懒，应当去除的成分太多，为了警戒不良之辈，贺沚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杀人放火者、强行入室者、玩弄文字曲解法规者、抢劫盗窃者的惩戒条规。贺沚还公开公示民众的田亩和岁赋数额，使得办事的吏胥不敢上下其手，“两造当前，洞若观火”。

案头上没有过夜的公文，监狱里没有蒙冤的民众，老百姓都为贺沚的执政能力表达出真挚的钦佩之情。

王弘海称，这些成绩都是贺沚其人“才”的一面。

及至县里遭遇旱灾，贺沚的恻隐之心和慈祥情怀更是有目共睹，他减少膳食，步行祷告，形容枯槁，终于求得了甘霖；对于受灾严重的民众，贺沚则进行赈济。

老百姓犯了过错，贺沚从未急于斥责训诫，而是委婉地谆谆教诲，务必打动他们天性中的良知。于是民众都洗心涤虑，父老则告诫子弟说：“你们要循规蹈矩，不要为非作歹，伤了父母官的好心。”

王弘海在碑文中说，这是因为贺沚执政本乎“循良”，而出于“由衷”，因而民众也以赤诚之心相待，“其始至境内，则果果然如宾出日，既则熙熙然如登春台，又则陶陶然如饮醇醪，政成则呱呱如赤子之恋慈母。”

此外，如修缮学舍，扩充学田等振兴教育的事，贺沚更是不遗余力；其门下生员，大多登科中举，于是“庶士歌而庶人舞，一则曰：仁君吾父母也，一则曰：仁君吾师帅也”。

多年以后，贺沚致仕家居，61岁生日时，文昌士子还集体为他祝寿，《赠文昌县尹贺定斋家居六十一寿序》一文今仍得见。贺沚也回赠一诗《寄文昌父老》：“年年修祝祝重来，此日祝词曷为哉？岂有精诚通父老，愧无怀保及婴孩。何堪杖履随双鸟，难对离亭酒一杯。去也几回成怅望，岭头遥寄五花梅。”



蔚文书院现存的建筑沿袭了琼北传统建筑的风格。  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